

(第二版)

# 新编日汉 翻译教程

庞春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3068309

H365.9

37-2

#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

(第二版)

庞春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76017

H365.9

37-2

0130830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庞春兰编著.—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301-22997-2

I. 新… II. 庞… III. 日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H3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2738号

书 名: 新编日汉翻译教程(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庞春兰 编著

责任编辑: 肖凤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997-2/H·33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xfc203@126.com](mailto:xfc203@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45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2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总第20次印刷)

定 价: 26.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第二版前言

2012年下半年受北京大学出版社之托,我着手修订已故庞春兰教授编著的《新编日汉翻译教程》。庞教授一生从事日语教学工作,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爱戴。她著译颇丰,晚年更是废寝忘食,潜心耕耘,特别是为编著这本教程,倾注了大量心血。本教程一经出版,受到日汉翻译教学界和广大学习者的欢迎,截至2012年,已印刷了19次。使用者普遍反映本教程说理清楚,简明易懂,练习方面举例丰富,并结合学生常犯错误进行对比讲解,便于掌握。总之,本教程实用性强,适合于教与学双方需要。

此次修订听取了部分老师和同学的建议,本着教材建设与教学发展俱进的精神,去旧补新。譬如在理论方面增添了“得意忘形”说,在练习部分增加了保护生态、如何看IT产业等短文。另外,从教学角度考虑,对部分参考译文的译词、译句作了一些调整。

庞教授生前曾表示过,希望有朝一日本教程能够修订再版,继续为中国日语教学发挥积极作用。我之所以未加犹豫接受了此次修订工作,一是因为我也长期从事日语教学和翻译工作;二是我曾参与过本教程第一版的校对工作;三是我和春兰是相爱相伴41年的夫妻,实现她的修订再版之梦对我来说是义不容辞的。如今她的这个愿望得到实现,我想长眠九泉之下的她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此次修订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一方面要感谢北大出版社肖凤超编辑的大力协作,同时还要感谢提供宝贵意见的老师和同学。

周祥仑

2013.3.5

## 第一版前言

本书原为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日汉翻译教材,在北大教材建设委员会的支持下,经过补充、修改,编成适应一般日语学习者需要的新书。笔者在翻译教学中,深感学生需要一本理论性较强、内容新颖、练习多样的实用教材。根据这种需求,我在编写中一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国内各文种翻译家的最新翻译思想,一方面系统总结归纳句与词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同时在例句与练习中尽量多举具有典型性的正误译文进行分析比较,讲解也力求深入浅出,便于学习记忆。因此,这本教材不只适用于大学日语专业三、四年级学生,而且可供一般日语学习者学习和参考。

为帮助读者迅速提高日语理解和翻译的能力,书中多处总结了初学者常犯的错误及疑难问题,这些经验,也是日语学习者不可缺少的知识。

为加强实用性,本书在后半部分选编了贸易信函、经济论文、新闻报道、随笔、散文、小说等多种文体的原文,并附上译文以供参考。教材内容力求反映现代日本社会情况,并有趣味性。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各兄弟院校教材,译文中引用了李芒、文洁若、储元熹、楼适夷、金中、高慧勤等专家、教授的译作,也从一些杂志中选取部分译文,进行了加工修改,这里不再一一署名,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编定匆促,如有疏漏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庞春兰

#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	1
第二章 句子的译法 .....	33
第一节 移位法——单句的翻译 .....	33
(一) 主语的移位 .....	35
(二) 客语的移位 .....	38
(三) 用修——补语的移位 .....	39
第二节 拆句法——复句的翻译 .....	43
(一) 长连体修饰句的拆译 .....	44
(二) 长连用修饰句译法 .....	51
(三) 长并列句及复杂句的译法 .....	57
第三节 加译与减译 .....	60
(一) 加译 .....	61
(二) 减译 .....	68
第四节 改变成分法 .....	75
第五节 合并句子法 .....	78
第六节 语言凝练法(浓缩法) .....	80
第三章 词的译法 .....	90
第一节 翻译中修辞的必要性 .....	90
第二节 选词的方法 .....	91
(一) 注意上下文的逻辑关系 .....	91
(二) 注意作者的立场 .....	100

(三) 选词要符合环境、气氛 .....	103
(四) 选词应注意文章体裁 .....	107
(五) 注意语言的时代性 .....	111
第三节 词语的具体化与概括化 .....	112
第四节 词语的反译法 .....	117
第五节 把握中文词的含义 .....	119
第四章 文章的翻译 .....	122
第一节 贸易信函的翻译 .....	122
第二节 报刊文章的翻译 .....	134
第三节 论说文的翻译 .....	150
第四节 随笔的翻译 .....	162
第五节 小说的翻译 .....	195
第五章 练习题参考答案及译文 .....	238
参考书目 .....	323



# 第一章 总 论

## 一、什么是翻译？

把某种语言表达的思想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谓之翻译。“译”字来源于“换易”,即改换成另一种语言之意。我国早在秦汉时代,在外交方面就有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官职。据《礼记·王制》篇中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处的寄、象、狄鞮、译等字、词,意义相同,均指当时通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语言,并且受命担当翻译的官员而言。大概这就是中国翻译的起源吧。

为了沟通不同语言集团之间的思想,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准确传达原义。因此,翻译应当如实客观,不得任意发挥。

翻译包括笔译、口译、外译汉、汉译外等多种形式。本课程以日汉笔头翻译为主。

现在全世界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近千个民族。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必须通过翻译这座津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与世界各国的往来日益频繁,尤其随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加速,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不断增加,翻译工作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国际交流,没有翻译也就没有人类的共同进步。



## 二、为什么要开设日译汉课程

日译汉课程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学生对日文的理解能力和译为汉语的表达能力,最终使学习者具备较高的笔头翻译水平。此课一般为大学三、四年级学生或有相当日语水平的人开设。

学生经过几年系统的学习,日语基础已相当深厚。但由于我们在基础阶段的授课多采用直接教学法,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日文运用能力,所以一般学习者虽然日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比较高,甚至能够直接用日文思考问题,然而在进行笔头翻译时,却不善于作中日文对比,只能翻译简单的文句,一旦遇到复杂的句子便束手无策,或者理解不确切,造成诸多译文错误,或者生搬硬套,译成日语式的中文,文字不够通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学习有关翻译的专门知识。至于学习科技日语的人,如果只懂日语语法,不研究翻译规律,自然也不可能译好文章。译文不通顺加上科技道理费解,便很难使读者看懂了。

翻译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它自己的规律。我国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已形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前人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翻译经验。我们在翻译课上,将要简明地介绍这些翻译理论和经验,还将选出大量前人的成功译作,加以归纳、整理,并且通过中日文比较,找出规律,系统讲解和练习翻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还选择了许多常见误译及败笔的文例,进行解剖、分析,使学习者吸取教训。我们相信,经过这样反复学习与实践便可以达到熟练掌握翻译技巧,准确、通顺地将日语文章译成汉语的目的。

## 三、中国外译汉简史

中国最早的译著是佛经。早在公元150年,即东汉桓帝时代,我国便开始了最初的佛经翻译工作。据说第一批译作是安

息国太子兼僧人安世高(即安清)所译,包括《修行道地经》在内共三十余部佛经。他通晓汉语,于桓帝二年到我国从事佛经翻译。当时不少学者曾在中国最古老的寺庙洛阳白马寺内研究和翻译佛经。从东汉到宋代,我国的译经历史达千年之久,其间涌现许多翻译家。汉末文风主张“因循本质,不加文饰”,到六朝时期则强调“达、雅”,追求文词华丽。所以古代的翻译家们在把古朴的梵文译成汉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代也曾提出不同的主张。最早的佛经翻译家当推东晋高僧道安,他是直译派的代表人物,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主张案本而传,不得有任何改变和删裁,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达到忠实审慎,完全实录。

唐代的翻译家以玄奘最为有名,他凭着精湛的汉文与梵文素养,运用六朝以来的文体,准确无误地译出佛经的原义,并对此前的译本进行许多校订或重译。他根据实践经验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所以他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新派。玄奘的翻译思想及宏富的译著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翻译”一词的概念,到唐宋时代已更加明确。公元650年成为唐朝太学博士的贾公彦,在其《十三经注疏》中,第一次把翻译的概念归纳为:“译即易也,谓换易语言,使相解也。”宋代名僧赞宁在《宋高僧传》里写道:“(译)大约不过察异俗,达远情矣”,“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种精确的比喻,至今令人感到绝妙无比,足以看出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平已达到很高的境地。

到了我国明代,西方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于是,明清时代先后出现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的作品,翻译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翻译的领域拓宽,译书数量陡增。著名翻译家徐光启(1562年—1633年)跟随利马窦学习自然科学,初次译出《几何原本》,编译《历书》,等等;严复(1853年—

1911年)也译出《天演论》、《原富》等研究西方政治、经济的著作。他们的经验对后人有很大的启迪和影响。林琴南(原名林纾,1852年—1924年)更是翻译史上常常提及的人物,他一生译出156部文学作品,其中包括英、美、法、希腊、挪威、瑞士、西班牙、俄国、日本等多国著作。《茶花女》等世界名著的第一个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均出自林手。只是他不懂外文,先由别人人口译过来,再由他加工改写,所以译文中任意删减、增补或改动原义之处很多。后人对他的译作多持批评态度。但由于他的努力,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对西方的国民性及社会状况开始有所了解;对文学创作及作家也有了新认识,改变了中国学者轻视小说写作的倾向,所以他的功劳也不可忽视。

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实行资产阶级变革,全面向西方学习,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派遣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学习新知识。他们回国之后,不只翻译日文作品,而且也通过日文介绍和研究西方社会。大量新词语,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词语,均以直译方式由日本传到中国,丰富了汉语词汇。这一时期日译汉方面出现不少名人,如鲁迅、瞿秋白、郭沫若、丰子恺、楼适夷、钱稻逊等等。

鲁迅先生不只发表译作,也写了不少评论,阐述其翻译思想。由于他身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代,所以提出了“硬译”的口号。他认为,为了文学的阶级性,必须原原本本传达外国的新理论。为了忠实必须硬译。他曾把“组织”“结构”“无产阶级”“罢工”等日语新词直接引用过来。他还主张不要轻易改变句子结构,要保留原来的风貌,通过翻译丰富中国的语言表现形式。但是,“硬译”出来的词句也不是全盘接收。他提出:“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它剩落在过去里。”所以鲁迅所说的“硬译”,就是“有一些

新造的句法,使人一时感觉异样,而后来可以据为己有,而不是确可舍弃的生硬句法的硬译”。(许广平《鲁迅与翻译》)鲁迅一生对待翻译工作严肃认真,执着努力。他不只为我们介绍了好的文学作品,更主要的是输入了革命思想与大量的新词汇。

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年代,我国在俄语、英语、法语、日语等各种文字的翻译方面,都取得蓬勃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出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群山》、《为党生活的人》等大量优秀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翻译工作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惨遭蹂躏,受到严重打击。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以后才重现繁荣。八十年代初又涌现出大量译著,形成可称为近于群众性的翻译热潮。这一时期介绍了许多外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日本的名著几乎全部译出,成绩很是可观。但也有一些译文粗制滥造,错误严重,个别的甚至连题目也译错,造成不好影响。

仅就日译汉而言,近些年不只出现许多优秀的译著,有些作品的翻译风格也较前有不少突破,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不可否认,社会上对我国日译汉现状持批评态度者仍较多。我认为我们应当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日汉翻译水平,而提高的关键在于深入研究翻译理论,提高翻译工作者的语言素质,通过认识上的前进、深化,达到技巧上的进步。与此同时还要加深对日汉语言对比的研究工作,只有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的规律,才能做到换易自如。

回顾我国的翻译历史情况,可以看出,翻译工作在各历史阶段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我国各种语言文字的翻译家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为我们奠定了翻译理论的基础,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任务是虚心向前人学习,向各种语言的翻译家学习,承前启后,开创日汉翻译的新局面,为提高我国日汉翻译水

平,为提高我们个人的翻译技巧,为译出好文章、好作品而不断努力。

#### 四、近现代翻译家论翻译标准

什么是好的译文?清朝末年,严复首次提出“信、达、雅”三字标准。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接着又说明这三个字的根据:“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作,准确无误。“达”就是达意,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后来许多人又解释为:“通顺。”“雅”就是有文彩。

关于“信、达、雅”问题,历来有许多争论。因为这三者之间存在矛盾,不易全面做到。而且许多人认为“雅”的概念不明确。瞿秋白认为严复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他主张译文必须绝对准确,而且必须使用完全的白话。

鲁迅也不同意“信、达、雅”的提法。他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个方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也就是说,译文必须通顺易懂,同时还要忠实于原文。他反对赵景深“宁错也要顺”的提法,提出“宁信而不顺”。总之,他把忠实放在第一位。

林语堂在1932年提出“忠实、通顺、美”的标准,大体与严复的主张一致。

那么,什么叫忠实,忠实包括哪些内容?到1944年朱光潜进一步回答了这一问题。朱光潜是有丰富翻译经验的美学专家,他在《谈翻译》一文中写道:“所谓信就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须是完整的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所以对

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文字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须同时忠实,这是很难的事。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译文只能是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朱光潜指出的忠实不只限于文字,还包括文中的思想、感情及风格节奏等等,非常重要,这是对翻译标准的进一步明确。“近似”之说也很有道理,因为那种全面而又绝对的忠实是很难做到的。

傅雷是当代有名的法文翻译家,1966年去世。他一生发表过三十余部外国文学译作。不仅作品宏富,尤其以译文的传神称著。他的翻译风格独树一帜,影响颇大。他曾指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高老头重译本序》)。他的神似之说使翻译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形象化,便于掌握。傅雷学习过绘画,所以能以作画比喻翻译创作。他把文学翻译完全提高到了艺术的高度。他还说:翻译主要的不是句子对句子,词对词地逐步译出,而是把字里行间的感情、韵味表达出来。但是后来他又补充说:“我并不是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致林以亮翻译书》)也就是说,实际他主张“神似”和“形似”应当结合成一体,只是在实在不能两全时,不拘泥于文字去死译、硬译。他要求“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应当去掉翻译腔调,“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主张中文式的表达,并不是要任意删改原文。他说:“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翻译。”由此可见,傅雷是主张翻译者必须先从总体上把握住原著,掌握其内在的精神,然后再动笔细致地工作。只有这样,笔

下才能“传神”。

另一位当代有名的英语翻译家钱钟书，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的主张。他在《林纾的翻译》(1964年)一文中解释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极深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

“化境”一词来自佛教，在艺术上是指达到极其自然精妙的境界而言。翻译上的“化”，就是让原作来一个“转世”，把它变为自己民族的语言形式，躯壳虽然换了，但神态依然如故。这是对翻译的最高要求，应当成为我们力争达到的境界。

综上所述，翻译的主要矛盾是如何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既忠实又通顺地把原作表达出来。这是大多数翻译家的共识。忠实应当是第一位的，在忠实的基础上还须做到文字流畅、传神。换句话说，译文的忠实、通顺、传神三者必须是统一的，绝不可将它们对立起来。还可以进一步说，通顺、传神本来就是忠实原作的基本条件。忠实不是词句上的一一对号入座，而是要正确译出原作的思想、精神与情感，恰当地表现出原作的语言文字水平。读起来别别扭扭的文章，很难说它是忠实于原作的译文。

为了译文通顺，还必须要有灵活性，而灵活性也要有个限度，不能离开原文任意改写、删减或发挥。正如当代日本文学评论家李芒所说：“译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或最少限度地使用灵活性。……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当地有节制地运用灵活性。”



## 五、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

什么叫直译？朱光潜说：“直译即逐字翻译，有一字一句，就译一字一句，而且字句的次第也不变动。”（《谈翻译》）

什么是意译？“就是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不必依原文的字面和次第。”（同上）

直译较多地保留原文的词语与句式。为了原原本本传达原义，经典著作、科技文章等多采用此法。在翻译一般文章时，如果原文的结构规范、表达方式与汉语相差不多，也可以采用直译方式。但直译的缺点是有时译文不顺畅，常有令人费解之处，所以在原文的结构或表达方式与汉语相距甚远，采用直译方法无法达意时，应当使用意译。例如：

△鬼が出るか佛が出るか。

直译：鬼将出来呢？还是佛将出来呢？

意译：前途未卜（吉凶未定）。

△一か八か。

直译：是一个呢？还是八个呢？

意译：孤注一掷。碰运气。

究竟直译好还是意译好，历来有很大争论。前一节已经提到，自有佛经翻译以来，一直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只是古代用“文质之争”一词，不用“意译”“直译”之说罢了。梁启超先生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写道：“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

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

梁先生在这里介绍了古代文体争论的过程。实际上翻译错误多时，人们要求直译，在文字过于生硬费解时，人们又要求意译，这几乎成了规律。最好的办法是两者结合起来。因为直译与意译各有千秋，不宜偏废。

“五四”以后，直到近代仍有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这多半是由于对“直译”“意译”认识上的分歧引起的。例如朱光潜说：“有的人不很精通外文，一面翻着字典，一面看原文，同时就动手翻译，结果只是勉强照字面译出来，译文不通顺，也不能表达原作的精神。有的译文读起来比外文还费力气，有人说，这是直译，实际这是粗制滥造。还有一种译文，表面看来文字通顺，实际不求精确，只是粗枝大叶地摘取原文意思，凡看不懂之处，全删去不译，或硬是随便加进一些话。有人说这叫意译，实际这是乱译。”

总而言之，把一篇好文章译成疙里疙瘩、念不下去的东西，不是好的译文，不能称为直译；而表面通顺易懂，实际脱离原文本义的译文也不是好的译文，也不能叫作意译。直译与意译是在我国翻译事业发展历程中，由前人研究和总结出的两种翻译方法，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但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必须以极其严肃认真、十分负责的态度，深刻解读原作的每一个字、词、句、段，包括字里行间的思想和韵味，并在此基础上译成顺畅、生动的汉语句段，乃至整篇文章。译文和原文之间应当是“信、达、雅”的关系，是“神似”进而是“同质”或“等值”的关系。那种粗制滥造、任意删改的做法，既非意译又非直译，必须坚决反对。事实证明，一部成功的译作，或者一篇好的译文，自然是既有直译部分也有意译部分。

原则上，直译行得通时应尽量采用直译，实在译不通顺时，应